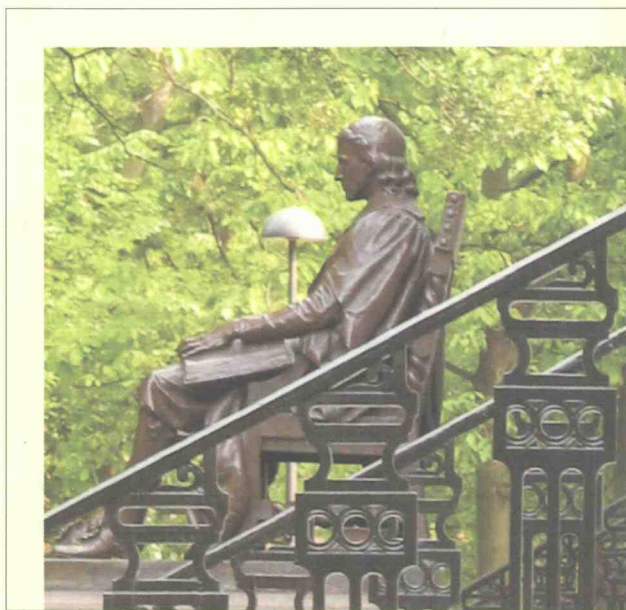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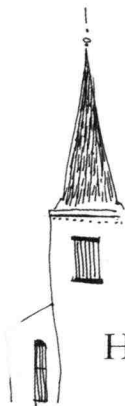
# 哈佛

陈菊红 著

Haphazard Reading at Harvard 乱翻书  
从《南方周末》到哈佛



花城出版社



# 哈佛

陈菊红 著

Haphazard Reading at Harvard 乱翻书  
从《南方周末》到哈佛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哈佛乱翻书：从《南方周末》到哈佛**

陈菊红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 5

ISBN 7-5360-4563-8

I. 哈 ...

II. 陈 ...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6316 号

责任编辑：文 珍

设 计：readesign@163. com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肇庆狮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1

字 数 180, 000 字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563-8/I·3631

定 价 19.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晒太阳的心情

江艺平

给菊红的书写序，用了菊红书中的一句话来点题。平日里，朋友们很少看见过菊红正襟危坐的样子，即使进了哈佛学堂，她仍然是个自由自在的精灵，并且很快为自己找到了自由自在的理由：“我想尼曼的精神在于，它相信我们都是猴子，有本事找到自己想要的果子。它甚至相信，有些尼曼可能什么也不缺，缺的就是一个晒太阳的心情。”这本书，让我嗅到了阳光和鲜果的气息。

2001年6月的一天，菊红告诉我，她想去争取哈佛大学的尼曼奖学金。我当时就想，她准能成功。和菊红一道在《南方周末》编辑部共事的7年里，我不止一次地感觉到上苍对这个女孩的眷顾，一如上苍总是格外眷

顾那些美丽、善良、慧黠、灵秀的女孩一样。

作为推荐人之一，我给尼曼奖学金的提供者写去了如下评语：

“陈菊红是我和我们报社非常珍爱器重的年轻记者。她的职业技能，她的人格品质，她已经取得的成绩，以及她未可限量的潜质，都证明她是不可多得的。

“1995年她从大学毕业进入《南方周末》，通过采写一批有份量的报道，包括采访一个被警察打死的少年的母亲（该文被评为《南方周末》年度精品）很快表现出她对新闻的敏锐判断，对社会的独立思考。1998年她刚满24岁，就成为这张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的新闻部负责人。

“她的新闻素养和才干都是出类拔萃的。她追求细节的真实，同时强调内在的真实，她总是要求自己和自己的部下深入社会的底层，去尽可能地占有第一手材料，用事实说话。《南方周末》最近几年发表的大量反映中国社会真实状况的报道，正是基于陈和她的同事的坚定的理想和不懈的追求。

“她是一个以新闻为生命、同时对世界充满爱心的女孩。7年多来，她奔走在中国的大地，去过新疆、西藏，以及许多边远省份，她努力把那些不为人知的事实报道出来，传递苦难者弱小的声音，帮助他们争取到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她的报道充满细节和事实，充满悲悯和关怀，因此显示出一种独特的风格和力量。

“这个谦虚勤奋的年轻人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总是对世界发生的变化充满向往。她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时时都想要超越过去，超越自己，并且总能在不断的学习和变革中实现个人的突破，实现报纸新闻品质的提升。”

直到现在我仍然感到，想用某种定义、某些概念把菊红“格式化”，其实是一种徒劳。她，还有我认识的一些同行，他们其实是这样一些人：懂得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所以不敢背离常识；懂得往自己的内心深处看，所以不敢背弃良知。作为一群有自觉担当的职业记者，他们视回到常识为新闻的必由之路，回到常识，才能逼近真相；回到常识，才能逼近良知。

在很多时候，菊红并不擅长甚至有意躲避“宏大叙事”，她更乐意做一个老老实实的“行者”，一个孜孜以求的“记录者”。记得有一次，编辑部要搞一个为本报记者“立言”的广告文案，报纸等着压版付印了，大家对文案还不甚满意，于是找菊红“救场”，不消片刻，她便有了这样的“神来之笔”：“你见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和新闻在纸上；你见不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和新闻在路上。”这两句话，连同《南方周末》许多记者的“工作照”，在2001年里，曾不止一次地印在这张报纸上。比之于《南方周末》上个世纪末直言不讳张扬的“爱心，正义，良知”，“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等，这里面透着一点点引而不发的机灵和顽皮，一

点点举重若轻的从容和坚定，被她信手拈出，正是人人心中所有，个个笔下所无。这就是菊红的为文与为人，不事张扬，不动声色，却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

我居住的这座城市刚刚遭遇了一场五十多年罕见的冷空气，尽管太阳终于冲破厚厚的云层，人们却寒意犹存。回到这座城市的菊红，给朋友们带来了在哈佛找到的果子，也给朋友们带来了晒太阳的心情。和她一起分享这本书中提到的那些优秀的异国同行的智慧和经历，让人忘记了寒冷。

# 目 录

- 晒太阳的心情 / 江艺平 1
- 在哈佛 / 7
- 在哈佛 / 9
- 杀人的晚上，狗真的没有叫吗 / 54
- 他们的生活，我们的仪式 / 66
- 太阳落山的时候，为什么天都红了 / 84
- 冲突是个朝阳企业 / 101
- 口袋里没钱，活儿却是没完 / 117
- 我想知道上帝的肤色 / 135
- 新新意味着监狱，就像吉列意味着剃刀 / 151
- 小东西是怎么影响世界的 / 165
- 战争是毒品，吃了就上瘾 / 183

普利策是个瘦老头，他创立了新闻界的奥斯卡 / 209

不如就这样醉了吧 / 236

哈佛？就是一个讲话的地方 / 249

## 附录 / 263

### 离开 / 265

十四岁少年跳楼自杀事件 / 2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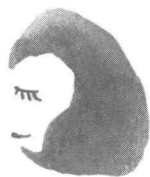
文湘莉在1997年最后三天 / 304

克拉玛依·欲火重生的面孔 / 3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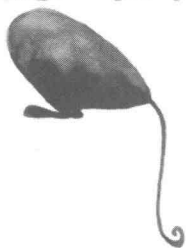
孩子们姓车 / 328

十只鹅·两把斧·九条人命 / 333

西部文化，以什么方式留下来？ / 3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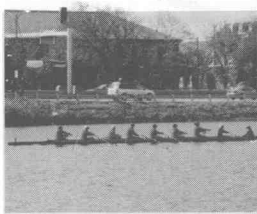
在哈佛



# 在哈佛

2002年5月11日，午夜。我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邮件来自哈佛。话说得很客气：

写这个邮件的目的是想告诉你，我想给你一份尼曼奖学金让你来哈佛，而且想说：恭喜你！请告诉我，你能不能接受这一荣誉？谢谢！



查尔斯河的春天，每年都有划艇比赛

落款是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的头儿：鲍勃·查伊尔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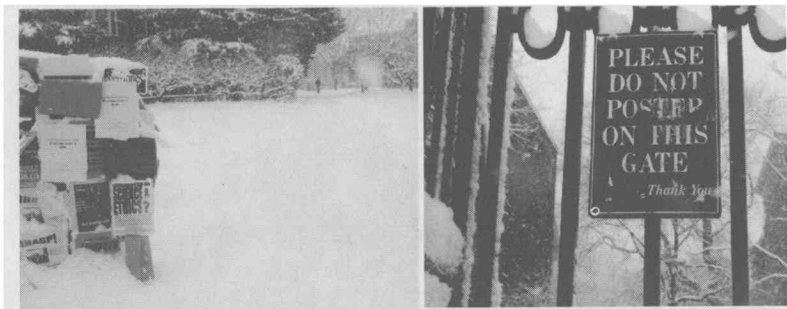
呵呵，能不能？当然能。

简单地说，这意味着我将有一年的时间，在哈佛大学里任意选修自己喜欢的课程。

我当即回了信，请他们帮我租一间房子，能照进很多很多的阳光。

没过几天，世界几大通讯社都发了消息。一切已成定局，我要走了。成为这一年全球有幸获此殊荣的25个记者中的一个。

对我来说，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可以暂时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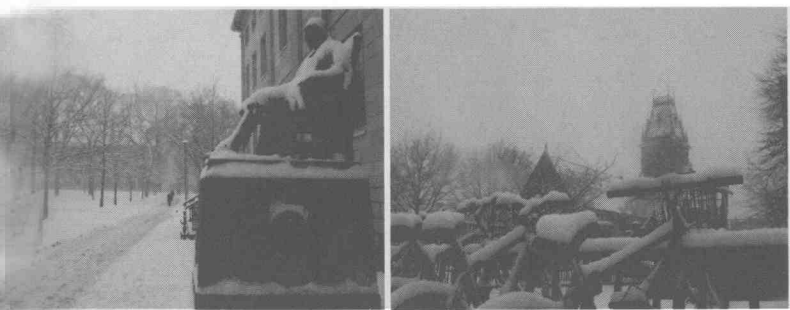
开工作了七年的地方。我得了一种病，那叫七年之痒。

得了这种病的编辑，很想不签大样，不被领导催着交版，不用在星期天想下周的头条。他们太过疲惫，所有的空闲时间拿来补瞌睡。很久不写稿，笔头有点钝，没时间看书，心头有荒草。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我怕这种病得久了，失去了敏感的嗅觉，失去了再创造的能力。我要像在古墓里寻宝的劳拉一样，找个地方打开医药箱，然后让血液一下子补满身体的脉流，那种新鲜让人渴望已久。充满着力量。

## 尼曼，尼曼！

我到哈佛的前提是成为一个“尼曼”（Nieman）。

尼曼在美国新闻界的名声太响，打个比方说，如果你是个美国记者，得了尼曼奖，进了哈佛一年后，可能



冬季的哈佛校园

调往华盛顿采访白宫。而时政记者，在美国新闻界的地位是很高的。所以准确点说，尼曼在美国，是对那些已有成就的记者的奖励，也给他们提供了晋升的机会。

但在国际上，尼曼关注的目光往往会不一样。我们这一届，本来照例有24个记者入选，美国国内和国外各占一半。但就在我们即将赴美的时候，一名新同学的名字出现在了名录上。他叫罗素，是加拿大一位赫赫有名的老记者，本来是《渥太华公民》杂志的发行人，可是就因为这年六月该杂志发了一篇抨击加拿大总理的社论，他被所在的投资集团解雇了。讽刺的是，罗素在被炒的前一天还到一所大学畅谈新闻自由，而且被炒的当天他还得了个荣誉博士的头衔。

哈哈，大家说，瞧，加拿大也这样。

罗素成了我们这个班年纪最大的同学。但就是这个罗素，人幽默不说，还弹得一手好吉它，大伙刚见面不久，他就写了一首《尼曼歌》，唱给我们听：

我们就是那些得了奖的家伙

从此就算进了尼曼国  
我们吃得多也喝得猛  
我们学习起来像“饿”魔

我们就这样来到哈佛  
可是那缴学费的事儿可不归我  
咱们不用啃书当天才  
只要教授同意你就到教室里坐坐

你可以去肯尼迪，可以上法学课  
也可以去拜见有模有样的商界楷模  
还是忘了那些黄金定律吧  
如果真的要穿过这查尔斯河

总有些名人来给我们上课  
比如乔姆斯基比如拉里·拉其罗  
剩下的时间我们懒洋洋地晃着  
手里端着一杯卡帕奇诺

啊呀当个尼曼真的不错  
还有什么能更快活  
当然总有人过得还要自在  
就是跟在咱们后面的儿子和老婆

总有一天我们要回家和回国  
回到大家熟练的码字场所  
脑子里武装着一大堆的哈佛圣经  
还有那已经高度膨胀了的自我



李普曼之家素描。  
尼曼基金会提供

这就是尼曼，我想尼曼给我最大的快感是，它把一所大学摊到你面前，不要求你拿什么文凭，也不要你考100分，就像1939年第一批尼曼学员来到哈佛大学时，当时的哈佛校长詹姆斯·科南特跟他们说的那样：这就是大学，上吧。

林语堂先生说得好：大学应当像一个丛林，猴子应当在里头自由活动，在各种树上随便找各种坚果，由枝干间自由摆动跳跃。凭他的本性，他就知道哪种坚果好吃，哪些坚果能够吃。

我们不是高中生，对于一个差不多工作了十年的记者来说，对于学校，我们自然更像那些猴子。

基金会有一个传统，每届尼曼学员都为下一届写一些话，比如自己觉得上过哪些有趣的课，哪个老师很棒，怎样把教授请出来喝喝咖啡吃吃饭什么的。非常有用。还没有到学校，大家已经从师兄师姐们发来的信息中对将要面对的这个学校有了个七七八八的认识，不至于一头撞进一个大森林，好东西太多，无处下手。

但事实上还是难以下手，当一个人离某种东西太久了，就恨不得一口吃成个胖子。在到达哈佛后的第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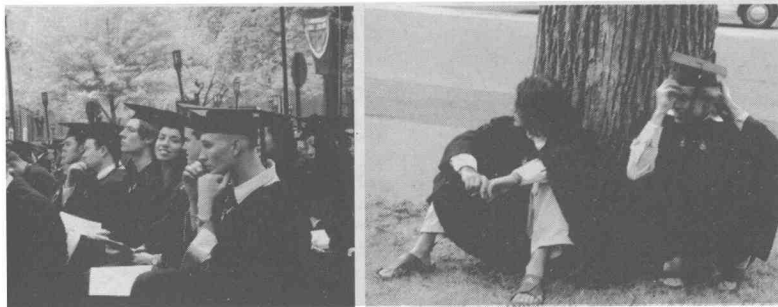
星期里，除了互相认识，熟悉环境以外，很多人都守在电脑前选课。于是发现在这里，有一桌盛宴，几乎每一道菜都是诱人的。虽然尼曼只要求每学期一门课拿学分，其余的只要旁听就行了。但是差不多大家的本子上都起码列了十来门课。不用说，都有点眼大肚皮小。以师兄师姐的经验来看，每学期上个四门课基本可以拿下，上五门课辛苦点也能应付，但是十门……Forget it。

更何况，作为一届尼曼，大家还有很多别的事儿要做。而且基金会自己也有两门写作课。

长叹了一口气，恨自己只有一年时间。

但我们总是有办法的。大家坐在一起聊了聊，决定利用选课周来分工协作。

哈佛的大部分学院都在正式开课前有一周用来供学生选课，他们叫做COURSE SHOPPING。在这一周里，学院把该学期要上的课集中在两三天里排满，任课老师在指定时间里介绍内容，学生像逛商场一样出入于各个教



室之间，根据对老师和教学内容的判断来决定是否选这门课。各学院选课周尽量避免，但难免撞车。于是我们20多个人分别去跑一些学院，把得到的信息拿来分享。这就是作记者擅长干的事，所以，什么也没多说，大家领命而去。在第一个周五的下午，我们在基金会门口的草坪上会师。有人说，大卫·歌根真是名不虚传，他的课门庭若市啊；有人说，商学院的权力影响这门课不错，老师也棒；有人说，谁跟我一起去上“大象和龙”？是讲全世界最有发展力的印度和中国啊！芝加哥论坛报的安迪干脆把一封信发给了每个人，说他前两天刚跟法学院的一个博士见了一面，推荐了若干有意思的课程，如下等等。好玩的是，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课，比如两性研究，比如食物与文化，比如宫廷音乐，比如“做一个政客”。说来说去，仍然是觉得自己不够用，虽然自己心中有最想学的东西，但仍然难以抵制其它的诱惑。

正如鲍勃之前告诉我们的那样，在哈佛，尼曼总是